

论黄飞山诗歌创作道路



LUN

Huang Fei Shan

Shige Chuangzuo

Dao 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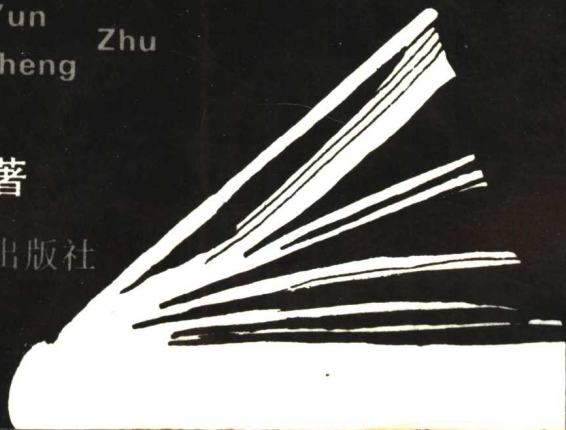
Xie Piao Yun

Zhu

Su Yuan Sheng

谢飘云 著
苏原生

广西民族出版社



论黄飞山诗歌创作道路

谢飘云 苏原生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论黄飞山诗歌创作道路

谢飘云 苏原生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10印张 200千字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7—5363—3207—6/I·833 定价：16.00元



黄飞山简介

黄飞山,原名黄逢盛,曾用学名黄启辉,1925年泰国出生,1934年回国,广东省大埔县人。四十年代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参加革命后,打过游击,搞过报务编辑;建国后,一直担任文化教育宣传部门的领导工作;1983年3月离休后,潜心于以诗词为主的文学创作;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广东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已出版诗集有《情思漫卷》、《两代情》(与其儿子黄红星合著)、《人生放歌》、《情愫的馈赠》、《行雨吟》、《独醉·行程·读古》等,并在国内外发表不少寓言和散文;已名列中国艺术研究院主编的《中国当代艺术名人大辞典》、中国书林编译中心编纂的《中国大百科专家人物传集》。

引 言

黄飞山，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喝过湄公河（泰国）苦涩之水，饮过苍龙窠（大埔）清冽的山泉，亦尝过白云山（广州）醇和的甘露。这位淡泊而执着的“凡夫”，在他那不平凡的人生征程上，也曾做过许许多多五彩缤纷的梦——学者梦、专家梦、作家梦……，但都或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或因“公仆情深”，或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使梦成真。直至离休之后，才有条件去圆他的作家之梦。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而“发迹”的诗坛“暴发户”，揣着一摞摞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诗行，健步迈进了圣洁的诗歌殿堂，成为当代中国诗坛上一颗耀眼之星。

在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的会员表上写上了他的名字；《中国当代艺术名人大辞典》（中国艺术研究院主编）和《中国大百科专家人物传集》（中国书林编译中心编纂）也没有遗忘这位粤东北的业余诗人作家，录下了他的生平事迹和文学实绩。

自八十年代第一秋至今（1996）的十六年间，诗人创作了近二千首（约二万行）诗词作品。从九十年代第一冬至今（1996），短短的六个年头，诗人已出版了《情思漫卷集》、《两代情》、《人生放歌》、《情愫的馈礼》、《行雨吟》和《独醉·行程·读古》等六部大型组诗。这些诗歌创作，

不仅是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当代文学界的首肯，更主要的是以其生死不渝的爱国情思，博得了读者的钦迟。年青的读者致函说，黄飞山的诗说出了他们心中想说而说不出的话；年长的读者来信说，黄诗又把他们带回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年代，反映出黄飞山的诗作已越来越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的欢迎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黄飞山的诗，汪洋恣肆沉雄豪迈横贯时流精警犀利境界独开，充溢着爱国主义思想，闪烁着民族振兴的时代精神，包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儒雅倜傥的骚客情怀，迸进出激动人心的时代美、风骨美、人生美、人格美、哲理美、乡情美、事业美和诗情美，表现出诗人爱诗如狂的创作态度和嗜诗如命的坚韧不拔的意志。

作为一部初次研究黄飞山诗歌创作的拙著试图从诗人丰富的人生经历、诗词作品所表现的浩繁壮阔的思想内容、推陈出新的组诗创作形式以及别开生面的艺术风格等方面，对诗人“大器晚成”的创作之路，作个较为系统较为全面的疏理和探讨；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一些与诗作有关的人文背景，为黄诗爱好者和研究者抛一块引玉之砖，铺一块心路之石。

目 录

引言	(1)
一 无怨无悔的人生历程	(1)
二 “大器晚成”的诗歌创作之路	(82)
三 敏锐深湛的诗歌主题	(114)
(一) 时代画卷：展现改革开放美好前景	(114)
(二) 忧患意识：反思历史思虑民族前途 人类命运	(123)
(三) 乡土情结：爱乡爱国一片赤诚	(158)
(四) 百姓情怀：心系尘寰关注生民	(172)
(五) 思索人生：不忘匹夫之责理想追寻	(181)
(六) 讴歌祖国：钟情神州山山水水	(203)
(七) 绵绵恋曲：叙写夫妻甘苦情	(207)
(八) 教育忧思：追赶日月呼吁摘取未来 星辰	(219)
四 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231)
(一) 架构的多型性	(231)
(二) 题材的广泛性	(245)
(三) 体裁的多样性	(251)
(四) 句式的灵活性	(258)

(五) 标题的创意性	(265)
(六) 风格的独特性	(275)
结语	(301)
作者简介	(302)

一 无怨无悔的人生历程

1

背着祖国的耻辱，
他，在异地出了生。
湄公河在悲鸣，
大地感到了负重。
生命就在
斧头汗卤箩筐酸泪中成长。

（《凡夫之路》）

被人称之为“诗坛暴发户”的诗人黄飞山，原名黄逢盛，曾用名黄启辉，广东省大埔县枫朗镇溪北坪村人，1925年2月29日出生于泰国万兰。诗人的祖父黄林寿在三兄弟中排行最小，年青时因重病无钱就医而致聋，未及不惑之年，即逝，父亲黄娘育乃其独生子。黄娘育，1886年出生，1902年因饥荒跟水客漂洋过海，旅居万兰，干伐木苦工谋生。诗人的母亲管果娘，1885年出生于枫朗大埔角石圳村，于其夫出洋的第三年随水客到万兰，靠挑货担沿村叫卖与夫君艰难度日。

在万兰，黄娘育夫妇相继生了三男四女：长女俏英，1910年出生，文盲，是黄家唯一留居泰邦的亲人，开火箸业，住

秦国北柳府且坚潘窟；次女妙英，1913年生，文盲，农民，住大埔县枫朗镇黄沙坑村；三女黄俊英，1918年生，文盲，农民，住大埔县百侯镇侯南山下坪村；长男逢兴，1921年生，高小文化，1938年因病早逝于黄沙坝；四女珍英，1925年出生，初小文化，干部，住大埔县城；次男逢盛，即诗人黄飞山，与珍英孪生次出；三男逢昌，1927年生，中学文化，干部，住大埔县城。

诗人童年时在万兰的住家，是一座仿照当地傣族乡民建造的竹篷木屋。这座三层木屋，底层悬空闲搁，谓之“垫脚”。垫脚前梯侧放一口大水缸，供劳作归来洗手洗脚之用。第二层是厨房和客厅。第三层除了睡间，全是摆设小商品和家杂。屋顶用竹篾把一层层一叠叠的棕相叶扎实缚稳，以防飓风所破。木屋门前，是几百平方米宽的大坪。坪的两侧，建有木制大谷仓和猪圈。房屋的后面，是一大块菜地。房屋的周围，连同谷仓菜地猪舍，全用厚木板做围墙，还种上高大粗壮的籐竹作篱笆，把围墙罩得严严实实的。

门外大道上跑的全是牛车。两头壮实的大水牛拉一辆双轮车，车过尘滚，弥天漫地。顽皮的小逢盛，常攀车后横档玩“半天吊”、“空中飞人”，任车拖得老远老远，然后，才纵身跳下溜回家去。

家门外，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轻风过处，绿浪滚滚；稻香时节，金涛滔滔。当地傣民耕田不像唐山人精耕细作，他们只用大水牛把湄公河肥得流油的沃土，打起泥浆用耙拖平，撒下谷种后，便可高枕无忧地等待收割。

当地人捞鱼的作业亦简单得令人羡慕：傣民们只需涨水时在港叉附近的田野里挖个大窟，放些竹叉拦挡，待水退后，

便可捞回一大钵一大缸又大又肥的黎鱼回家享用。小逢盛还得鱼有方：每日黄昏偕弟兄出去插竿放钓，次日清晨便竿竿有鱼。有时，他还呼朋邀友用斗箕在禾苗下拦捕。

最使小逢盛消魂的，莫过于捕养和耍玩斗鱼了。万兰的斗鱼，块头比诗人大埔家乡的大，尾鳍冉冉，色彩绚丽，十分可爱。小逢盛每每拿着脸盆、箕斗，到水田的禾苗下，如捕到看得上眼的“斗士”便端回家中，装进透明的玻璃缸，用血丝虫或小蚯蚓喂饲，然后静静的看，美美的赏。斗鱼那色彩斑斓的鳞甲，那艳丽摇摆的燕尾鳍，那君临天下的气度，那无视劲敌的雄风，都给小逢盛以无穷的的乐趣和丰富的联想。

在泰邦那个瓜果王国里，小逢盛还饱尽口福啖尽天然。

万兰的菩提树，更是常令黄飞山怀想的景物。这不单是因为它硕大无朋四季常青海风轻吻沙沙作响，最令逢盛陶醉的，是在庙宇遍地和尚至尊的万兰那菩提树下秉香把烛顶礼膜拜的善男信女的一种特有的异国风情。

生活给予小逢盛的有他美好的一面，但品得更多的却是漂泊的苦味。

须知当年漂洋过海落脚番邦，并非如今人日思夜想到异域淘金那么幸运易求，而大多数是饿得清瘦穷得精光绀紫裤带在九死一生中闯荡。

诗人的故乡大埔县枫朗镇溪北坪村，因日头一出热气腾腾大风一刮沙飞砾走而称之为黄沙坝。黄沙坝即使风调雨顺也只能栽高粱种粟子，因穷得响、饿得慌，故四乡八里谈“沙”色变：“有女莫嫁黄沙坝，番薯芋梗吃得呷”。尽管如此，在任凭命运摆布——莫嫁也得嫁的女子中，就有大埔

角乡石圳村善良俊秀的穷家女管果娘年方十五大着胆子嫁给黄沙坝的穷汉子黄娘育为妻。第三年春荒，娘育忍痛留下身孕的爱妻只身随水客到万兰。果娘耐不住黄沙坝的苦涩，怀胎早产之后不到三年亦跟夫君到了万兰。

万兰之北，是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黄娘育凭着自己的力气和勇气，干起了被当地人视为畏途的伐木苦活。每天，他和他的伙计们用大板斧斫下大树，用大扛锯把大树干锯成大木板，用大水牛拉着大牛车，再由木商将木枋运到曼谷港口卖给船厂。为了减轻夫君的如牛负重，果娘一年到头挑着箩筐栉风沐雨走乡串里做小生意。她因接二连三生男育女的付出和长年累月荷担跋涉而积劳成疾经常重病在床，娘育则因生活的重负和为儿女的前途而终日忧心忡忡，郁郁寡欢。

2

天南与地北，茫茫两空宇；
家室听旧闻，心已飞故土。

（《北望》）

“我是在父亲挣断了一条条的裤带下诞生的，／我是在母亲滴滴了一筐筐汗水的箩担中泡大的”（《人生放歌·漂泊》）。幼年逢盛常坐在箩筐里攀着筐绳由母亲挑着走乡串里；稍大，渐渐知道万兰并不是自己的故乡。

“阿爸，俺的家乡在哪呀？”对着一脸深纹半头白发木然呆然的父亲，小逢盛一个劲地问。

“俺的家乡，就在隔着大海的那望不到边的唐山哪”。

父亲说。

尽管黄娘育世代文盲，不识之乎，但他却知得自己的老祖宗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旺族。

相传“黄姓之源，始于颍颥高阳氏曾孙陆终之后”，因“食邑于黄（河南汝宁），遂因地而赐姓焉”（1989年广东梅州客家联谊会办公室暨梅州市地方志编委会主编出版《客家姓氏渊源》第103页），第119世孙黄峭山（诗人的远祖）“宋初登进士第，授江夏太守，官至侍制直学士兼刑部尚书”（同上）。相传黄太守为官清廉生性耿直疾恶如仇被奸佞构陷。为防止全家被斩尽杀绝，他令二十一个儿子星夜四处逃散。

童蒙未启的小逢盛总是喜欢问这问那。

“阿爸，那顶笠嫲（斗笠）上写的三个字是么个字呀？”

“乖子，那三个字叫‘江夏黄’。”

“么个叫江夏黄？”

“相传俺的老上代做过江夏太守，是一个读大书当大官的顶出名的人。”

“那你为什么不去读大书当大官做个顶出名的人呢？”

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被小逢盛这么一问，为父者怎不愕然怅然！

孩儿哪能晓得，这三个字是父亲离乡前花一吊钱请枫朗街老秀才写的。为使字迹能长年不褪，这顶跟着主人漂洋过海的斗笠，始终挂在墙上，用作纪念，黄娘育每年还用熟桐油涂了一层又一层才有这般油光可鉴腊黄腊黄的呀！小逢盛又哪里知道，穷和苦就像每天咬噬着父亲心灵的毒蛇，他朝思暮盼自己的一生和自己的后代能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读大书

当大官发大财建大屋做大事，才把他的三个儿子的名字依次命名为“逢兴”、“逢盛”、“逢昌”的呀！

文盲，大埔人叫“青一”、“瞎窟”，都是“睁眼睛”之意。四千多年来，黄氏子孙代有英才，单诗神的龙种而言，北宋黄鲁直晚清黄公度是也。

万兰黄娘育的竹篷木屋与旅居万兰的侨民木屋连成一气。所不同的是，人家大都怀揣一坯乡井土，唯独他在斗笠上以“江夏黄”字样保留着黄沙坝黄氏乡民的习俗。万兰，连俸文学校都没有，更甭说华文学堂了。身居赤日炎炎黄沙滚滚的故土别说发展文化光宗耀祖出头天，就连生存繁衍亦难以维继。而今面对这群也许能赚食赚着（穿）却有可能永远“青一”“瞎窟”的儿女，这不愧对了祖宗愧对了子孙？他怎能不愕然怅然呵！

小逢盛呢？只要想起了“江夏黄”三个字，他时常独坐楼台，俯瞰苍茫大地，仰望万里云天在自语家乡在哪里？前路又怎样？眼眶里却蕴藏着茫然的眼神。

那时候（即三十年代），因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家庭生活已日见窘迫，世道亦愈见不平静，常常劫贼四起，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如此世道，可谓朝不保夕。为了一家子的生命安全，更为了子孙后代能有文化，1934年夏天，黄娘育变卖了所有家产，只撇下了已有恋人的大姑娘俏英，遂告别了那半生苦斗的万兰和乡朋俸友，雇了三辆牛车，途经曼谷搭船回唐山。

“我已无心去欣赏你那秀丽的风光，／而父母不惑之年的皱纹和白发，／已使我过于早熟过于早熟。／我呵，已无力摆脱牛车，／那欸乃声中的沉思……”（《人生放歌·回

归》)。

3

是一条欲断难断的情索，
又把他拉回祖先的炼狱。
生活在石齿嶙峋的大磨中，
被一只大黑手在推着磨着。
亲人，在苦难中一个个的走了，
留下的，只是一颗冰冷僵硬的心。

(《凡夫之路》)

这悲楚凄怆的诗行，读来真叫人不寒而栗！

八九岁的始龀之龄，应当是童话般美好的时光。小逢盛本该无忧无虑地生活，无忧无虑地成长。可他却却是哭着喊着离开他那朝夕相处的伙伴，离开他那恩爱体贴的大姐，此情此景，怎不叫幼小的心灵感到伤悲？

告别浩瀚的大海，走过宽广富庶的潮汕平原，还要攀越重重云缭雾绕的高山峻岭。走肿了一双小脚丫，才回到他那日夜思念的故乡。

这时，横在他面前的，是骄阳下冒着火舌的沙坝地，是破败荒野的村落。那座矮小断垣的老屋，就是自己的新家，那一脸菜色衣不蔽体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是自己的父老乡亲呀！用长了泡流了血的嫩脚板所体验到的，用善良聪敏的童贞所触摸到的，都在告诉小逢盛：家乡，远比往日父亲描绘的还要可怕！

回到家乡，为人父母者的头件大事，便是送逢盛三兄弟上学堂。那幢窄小简陋的书斋，是村民向邓氏乡人借来的祠堂。开学那天，父母让他们穿上新衣新鞋，把脸蛋、小手洗擦得干干净净，还在他们的胸前挂上几枚葱蒜（暗祝聪明开窍能写会算）。临行，还再三叮嘱他们千万别忘了礼拜孔圣人的规矩程式。

一到学校，兄弟三人看到大厅墙上悬挂的孔夫子画像，便燃香敬葱献蒜。然后，正儿八经地三跪三拜，人生的学程便这样开始了。

黄娘育夫妇的第二件大事，是花钱在村前梅溪西对面叫水钵子和大窠里的地方，典置了二亩水田。此外，他们还在粘坑尾佃租耕种百侯丘姓地主的二亩水田。这样，一年苦到头，每逢收割，田主便劫贼般地挑走了四成至五成的精谷，还要软声和气地向他们献上又肥又大的“田信鸡”以求得来年续佃。

“不见不知道，见了吓一跳”，用这句俗语来状绘“有女不嫁黄沙坝”的穷山村，是很恰切的。说来确是骇人：该村是东西南三面环水，北面竦峙一座陡峭而光秃的石质高山（名叫“和尚寨”）的铜锣形小小平原，几百亩沙坝地长年缺水，只能栽种番茨、花生、玉米、高粱、粟子、葛薯等耐旱作物。清澈的流水自东而出绕坝北流。千百年来，村民们见星出门见星归，全凭一副铁肩挑水灌溉作物。生民们一辈子究竟挑断了多少扁担，用坏了多少木桶，怎能数得清？作为坝外人，怎能不怕？被世人称为山中山的大埔，丰收也只有半年粮，而黄沙坝却是“丰收三月粮”。乡民们除过年过节能吃上几顿干饭，平日吃的稀粥，碗口见不到粥粳，一吹